文

刘

荷北



我平生最好的一位弟兄,名字叫闫二祥。二祥是他的 小名,但学名或者说是大名,我压根儿就不知道,我只知道 他比我长一岁。

隐约记得七八岁时,大人们说县里要给村里派一位乡 村医生。于是,村上老老少少都很兴奋地期待着。

那应该是在春末,因为我记得刚褪下棉衣换上夹袄。 那天上午,我们几个小伙伴正在村头的场里玩,看到村支书 在前领路,后面跟着一辆地排车进村。驾辕子的是个中年 男子,车上前面装着锅碗瓢盆和行李,后面坐着位白发苍苍 的老太太,一旁扶着车子的是一位中年女人和两个半大不 小的男孩。其中那个年龄小一点的男孩,与我个头年龄差 不多。他们是祖孙三代一家人。

车子行到了场边,村支书朝我们一声吆喝:快过来帮忙 推车! 我们村坐落在两山的怀抱中,大部分房屋建在半山 坡上,进村就得爬坡。于是一窝蜂跑过去围住车帮,撅起屁 股就推车,还有没捞着摸车帮的,就跟在后面走。这样,车 就快多了。那位中年女人笑滋滋地夸赞:这帮小将还怪管

我扶住车帮的地方,就紧挨着那个和我差不多的男孩, 他时不时地侧过脸冲我笑笑。到了村里街中心的一处空院 落,车停下了,那里是他们的住所。那个中年男子就是上面 派来的乡村医生,姓闫。这院落就成了村卫生所。

帮忙卸完车上的东西,那位中年女人抱出个很好看的 铁皮盒,掏出糖块来给我们散发,我们都忸怩着不好意思 接。那位和我差不多的男孩,从妈妈那里要过几块,先塞给 我一块,然后分发给其他伙伴们,说着:吃吧。其实,看见糖 果的那会儿,我们口水都出来了。

我知道了那个男孩叫二祥,自此相识。慢慢的,没看出 二祥城里孩子的傲气,这群伙伴们就接纳了他,捉迷藏、斗 拐、掏鸟窝都喊他参加。他有了新玩具或小人书,也都想着

有一天,他用给病人打吊针用的皮管和针头做了个喷 水器,到我家里给我看,注满水一喷,水喷出好远。我羡慕 得不得了,他倒是很慷慨:想玩,你就留下玩几天!

后来,他又用自行车链节做了把火柴枪,按上一根火 柴,扣动扳机,枪就"啪"地响了。这可真叫开了眼啦!他让 我留下玩玩。我趁家人不注意,只偷偷在灶台上取了两根 火柴试打了两枪,剩下的时间只是别在腰里,时不时拿出来 把玩。二分钱一盒的火柴,哪里弄钱买呢?!

我和二祥越来越好,是在第二年的夏天。那时,我屁股 上长满了火疖子,治疗就是用晒热的暄土往上捂。二祥知 道了,就拽我去他爸爸那里。他爸说,打消炎针最管,可针 剂奇缺,也只能给我涂上紫药水。这样我也觉得皮肤干爽 了好多,疼痛也减轻了。大人们整天忙庄稼活,顾不上我, 我自己又不好意思去卫生所,总是二祥来喊我去抹药水。



夏天满塘开得极致,开得清规戒 律的荷,一直都是花里的君子。

荷简静,轻曼,温婉,是尘世中的 最美容颜。于是,荷花的季节也就成 了最明媚的时光。

夏日午后的阳光,倾泻在荷上, 翻卷摇摆的叶子,罩上了一层梦的轻 纱。风撩起她的袅袅婷婷,荷花如我 手中文字,时隐时现,静悄悄绽放成 一个个美不胜收的传奇。

喜欢这样宁静的日子,云朵在阳 光里静静地浮着,洁白洁白的,不染尘埃。一任满世界的 荷,把生的欣喜与痛苦、惆怅与慨叹,漫漶内心最柔软的地 方。人世的苍凉,全掩藏在一池花事的平淡简薄之中。

荷就这样清雅而又淡定地走进绵长的光泽里,甜润香 气和着水汽浮起一片氤氲。一朵又一朵花,蔓延出一大片 的粉红,层层晕开的色彩,让内心涌动着一丝奇妙的悸动。

荷梦跌宕起伏在岁月的波浪中,织成一幅花容月貌, 迷住无数过客红尘。

阳光下的冬日荷塘,仿如历史深处打捞上来的古老画 卷。凝眸处,满是萧瑟、沧桑。岁月无情,只一转眼,流走 了清丽容颜,剩下一支支硬骨,在寒风中撑起一个个不屈 的灵魂。

李白歌曰:"碧荷生幽泉,朝日艳且鲜。秋花冒绿水, 密叶罗青烟。秀色空绝世,馨香为谁传。坐看飞霜满,凋 此红芳年。结根未得所,愿托华池边。"

年华在长满荒草的山顶之上攀登,行走,如破茧而出 的蝶,展开双翅翩翩起舞。陌上歌声飘渺,光阴的岸,荷的 身影,在文字里摇电。

红尘纵有泪,更有盛开的岁月,那是荷的梦。

大运之河



那是个炎热的正午,大人们吃过饭打盹歇会儿。在家 怕扰了他们睡觉,就拿着套竿出去捉蠽蟟。转悠了半天,才 寻摸到半山坡一棵碗口粗的椿树。上面的蠽蟟子特别多, 落在枝条上欢叫着。

我把竹竿别在后腰,悄悄爬上去,一手攀住树杈,一手 取下套竿,就在两手摆弄套圈的当儿,我哧溜一下顺着树干 滑下来,蹾在满是碎石的地上,钻心的疼痛中,我失去了知 觉。是我堂哥从山后翻地瓜秧回来,发现了背我来到卫生 所,我才醒来。

闫大夫褪下我已成血衣的裤衩,擦拭消毒完了,用药捻 子往已成孔洞的伤口里按,剧痛令我嚎叫。二祥过来攥住 我的手:忍住,忍住!这是我最大的安慰了,没几天竟结痂 好了,我又可以和二祥蹦跳着上山下坡到处疯了。

可就在那年的深秋,闫大夫却被招回城,一家人也随着 搬迁走了。那是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我要准备睡觉了,二祥 急急地来喊我出去,告诉我他们一家要搬走了。我听后竟 不知说什么,眼泪却在眼里打转转直想流出来。他一把揽 住我的肩,问我愿不愿意做拜把子兄弟? 我虽然只懵懂他 的意思,但还是使劲点了点头。

他猛地拍了我两下:那好!他让我稍等,折身跑回家, 取来一桄麻绳和系着的盐水瓶,拉起我就跑到村外一口井 旁。按着他的示意,我们先堆起一堆土,找来三根树枝条, 插在上面。他娴熟地把麻绳放到井里汲上一瓶水来,走到 刚堆起的土堆前,拉我一起跪下。

他报上他自己和我的名字说:老天爷见证,今天我哥俩 结拜为兄弟,磕头为证。然后我们一起磕下三个头。他说 从今天起,他就是哥哥,我为弟弟。我默许地点了点头。

他提过瓶子,先在土堆前浇了浇水,然后自己扬起脖子 咕咚咕咚喝下半瓶,递给我说:以水当酒,喝下去,我们就是 一生的兄弟! 我接过,毫不含糊地把剩下的半瓶水灌进肚 里。虽然凉水进肚,感到透心的凉,但却觉得身上长了豪气。

返回到了街心,我们不得不分手。他说他到了县城就 回来找我。我期许着点头。他目送着我一直到家。我回头 看皎洁月光下站立的他,显得非常魁梧。

次日清晨,我惺忪着眼爬起来,就跑向卫生所,看到的 是人去院空,我这才真的伤感起来。

在期盼中一天天熬过,始终没见到二祥的踪影。他大 概是摸不着来村的路了。而我想去县城找他,可不知他家 住哪里呀。直到我离开家去姥姥村上学,也没能与二祥会 上一面。

转眼间,我已转学返回原籍上了初中。在一天放学途 中,遇见本村两个女人赶集拉呱,说着偶遇闫嫂的事。我们 村没有闫姓的呀,这让我猜测与联想。于是上前搭讪。她 们说的闫嫂,就是闫大夫的家属!

我喜出望外,进一步打听他们的住处。一个说好像是



这次回老家,已是分别三年后了,感叹时光易逝,人生 蹉跎

我们的小山村,离孟良崮战役发生地十多里,坐落在 凤凰山之阴,村后面有条不宽不窄的河,蜿蜒流向远方。

当我打开车门,先看见的是那座再熟悉不过的扬水 站。记得小时候,春夏干旱之时,扬水站就像一条会喷水 的龙,用管道把村北河里的水引到高处,再喷向水渠。清 清的河水,沿着渠道,缓缓流向村西的田里。烈日之下,干 涸的大地,半枯不枯的禾苗,贪婪地痛饮河水,庄稼的生命 又回来了,父亲脸上的愁容顿消。

是呀,父亲的生计全仰仗这片土地,我的学费也靠这 地里长出来的麦子。有了水,土地就有了希望,就有了生 机,就有了更多的故事。所以,父亲感谢扬水站。

每到扬水站喷水,父亲会扛着铁锨,在地头疏通引 流。看着河水渗入田里, 禾苗昂起头来, 他古铜色的脸上, 笑容灿烂。我记得这笑容,秋天丰收时我才常看见。

扬水站是五十年前修的,我感叹父老乡亲们的智慧。众人 把零散的力量如小溪汇成大河一样,凝聚起来,办成大事。

如今的扬水站,已没有了灌溉的功能,引水的管子都没了 踪影。那管子的直径应该有三四十厘米,我小时候经常扶着 什么学校,另一个补充说是两个字的什么校。说着,两人又 都自我嘲笑起来:看俺这没文化人的记性,扭头就忘!

我跟着着急揣测:是不是党校?她俩同时"哎"了声:对 了,就是党校! 我屁颠着飞奔回到家……熬到了星期天,我 独自进城,一路打听着终于摸到了党校门口,恰遇两位戴着 老花镜下棋的人。听我说了,他们面面相觑了一阵,又摇 头:这里光有老师,没有大夫。我蔫蔫地返回。

两年后,我进了高中。偶听家在县城里的同学闲聊提 到"闫祥子"这个名字,我追问"闫祥子"的详情,他们没有给 出让我满意的回答。

忽有一日课间活动,一位同班同学指着另一位正在操 场边漫不经心散步的陌生同学说:他就是闫祥子。我立马 仔细打量他,中等身材,体格健硕,平头,漫圆脸,皮肤幽亮 ……我极力搜寻出记忆中的闫二祥,却怎么也检索不出重 合的影像来。

可是,就在他转身正面向我的一瞬间,他眼神、眉宇间 透射出的无以名状的感应,像电流一般击中了我。我当即 断定,他就是闫二祥!

我既惊且喜!正当我迟疑、踌躇间,上课的铃声响了, 我们各自奔进教室。不承想到,这样一次谋面,竟然是我们 的诀别!

以下的课,我几乎没听进去,满脑子里就是"闫二祥" "闫祥子"。我疑惑:他进城后为何不去找我?难道忘记了 曾经与我的结拜?可如果我主动去找到他,他若不认我这 个拜把子兄弟,岂不是难堪?! 难以释怀了几天,我还是让 自己的心境淡定下来,继续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迎战高 考,进入了大学……

此后我结交过不少情趣相投、心心相印,甚至肝胆相照



的好朋友,但都因我对拜把子心有芥蒂而未结拜。能真诚相 交者, 历经风雨仍终归是好友, 不在于拜与不拜那种形式。

已近不惑之年的一次返乡,偶然听到邻居提起我们县 里有位大名鼎鼎的闫律师。有意无意打听,闫律师就是闫 二祥。我内心涌起莫名的荣耀,五音不全的我,嘴里不由地 哼起了《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的曲子。

也曾多次的犹豫,既然来到了老家,何不开车拐个弯去 县城拜会二祥呢?但始终,都没鼓起这个勇气。

又是若干年后的返乡,听人们议论一起车祸,竟然是闫 律师出事了!

我急向县城里的同学打问,真的是闫二祥在办案途中 罹难。事发任城至嘉祥路段火头湾附近。我怅然若失,不 禁潸然泪下。

自此,我开车路过火头湾,均减速,鸣笛,致哀。

■毛毛 摄影



乡愁的码头

它,小心翼翼地攀爬上去。如今,我真的佩服小时候的勇气。 扬水站喷水时,我会在沟渠边上玩泥巴。有了水,泥 就有了生命。我小时候,山东农村的小孩,没有像今天那

么多的玩具。泥巴,是我们就地取材,玩得最欢的。 泥巴可以弄成碗儿一样,把底摊得非常薄,然后翻过 来,口朝下,用手猛地掷到地上。气流猛烈地冲击之下,会 把碗底掀出一个洞来。小伙伴比赛,谁摔出的洞最大,谁

就获胜,得意洋洋,神气十足。 我还用泥巴捏成燕子、小轿车之类的玩意,什么好玩 就捏什么。春天的时候,村里村外的电线杆上,常有燕子, 而小轿车,是我们在村北的马路上偶尔看见的。那时候 想,要是能进去坐一坐,再幸福不过了。

童年,是清苦的,也是欢乐的。如今一看到扬水站,我 就想起那些欢乐。我十六七岁出去读书,然后工作,如今 已二十余年。岁月流逝,父亲前几年去世了,我和母亲回 来的次数越来越少。

有些河,流着流着,就流失在旷野;有些人,走着走着, 就走散在人海。但那扬水站,沐浴了几十年家乡的时光, 无论明月清风,草长莺飞,还是烈日当头,暴雨如注,无论 是秋风萧瑟,草枯霜降,还是皑皑白雪,寒风入骨,它都屹 立在那里。有它在,我的乡愁就有归来与停泊的地方。

因为爱人是塔河人,我很早就 知道塔河县有个瓦拉干,离塔河县 城35公里。乘坐6245次列车穿行 在茫茫林海,途经一处处小站,过了 塔河秀峰镇,就到了浪漫唯美的瓦 拉干。

那里曾是大山深处的林场,因 盛产木材而被熟知。而今,那里的 原始白桦林,有个白桦林山庄,瓦 拉干就成了游人心中的诗和远方。

白桦一直都是故事里的纯情 树,是诗人笔下一份圣洁的爱。因 着原始和唯美,瓦拉干白桦林中依 山傍水的小山庄,就叫了白桦林山 庄。这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梭罗 笔下的瓦尔登湖,远离城市的喧 嚣,一湖文思,两处树林,几声鸟 鸣,数点繁花,随性写下的文字,让 人生活得简单而芬芳。

白桦林山庄就是这样一个好 去处,奇山、秀水、白桦林,映衬着 大兴安的旷远和苍茫。走进瓦拉 干,置身白桦林山庄,眼前就是大 山大河相依的钟灵毓秀,就是密林 深处的江南小桥流水人家。

瓦拉干,因瓦拉干河蜿蜒流过 全境而得名。这个充满异域风情 的名字,源于鄂伦春语,意为"向阳 坡多"之意。还有一说,鄂温克语 "优秀的猎手"。无论哪种说法,都 渗透着瓦拉干的传奇和神秘,让人 联想到曾经的鄂伦春人、鄂温克人 驰骋在山水之间的骁勇。正是这 里的绿水青山,让马背上的民族曾 经驻足。

瓦拉干因水而名,因山而富有

灵韵。境内是典型的山岭地带,地势西高东低,有西罗尔奇 山、瓦露丽西南山、大依丽松南山等9座山,多为平缓小山。 西罗尔奇山东西横贯镇境,主峰海拔1001米。 瓦拉干境内河道属于黑龙江水系,有名称的河流35条,

主要有大西尔根河、瓦拉干河。有山又有水的地方,总是平 添了灵动和鲜活,瓦拉干人依托大自然的馈赠,在这里建起 了白桦林山庄。 于是,白桦丛林中矗立起两栋木制别墅,在这样的房子

里住宿,如同酣睡在大自然的怀中。清晨,一声声清脆的鸟 鸣,回荡在静寂的白桦林山庄,宛若天籁之音。 推开窗,清新的空气混着野草野花的清香扑面而来,呼吸

一口,沁人心脾,顿感怡然。于是,悠闲地在山庄漫步,白桦树 上一双双眼睛深情地注视着你,倾述着爱的执着与坚定。

透过树梢,斑驳的光影投在湖面,波光粼粼,莹莹闪动。 耳畔就响起俄罗斯广为流传的民歌《田野里面有棵白桦树》, 浑厚而又充满磁性的男中音,伴随着徜徉的步履,留连于白 桦林的纯净与唯美之中,真想为她吟诗唱歌,或用画笔勾勒 出心灵的油彩。

诗人格洛金的《白桦》,写出了游人的心声:我不能不欣 赏你,你任何时候都美丽。你走进我们梦里,你是我们灵魂 的栖息地……

两栋木制别墅之间是水上乐园,四周的水上栈道穿行在 湖面。山庄里的一湾湖水清澈见底,俯身湖边,可见欢快的 小鱼游来游去;平视湖面,有江鸥在水面盘旋。岸边的白桦 林倒影映入水中,枝叶扶疏,树干修直,洁白雅致。间或几只 飞鸟掠过,一幅不染纤尘的水墨画就展现在眼前。

忽然,几艘皮划艇驶入湖中,还有脚蹬游乐船、双桨游乐 船的纷纷加入,画面动起来,水声、歌声、欢呼声在寂静的白桦 林中回荡。此刻,回归大自然的欣喜,都幻化在那一池碧波。

湖中的采摘园有很多果树,无论满树繁花的季节,还是 收获的时候,都给了游人观赏、采摘的期待。沿着木拱桥徐 徐前行,脚下湖水潺潺,眼前果树成荫,恍惚间走在江南的景

再远望,却是大山的神奇、壮阔、秀美,而又深邃悠远。 近处的山,有的像铺展的书卷,有的像猴子在望月。奇山、秀 水环绕的白桦林山庄,既赋予了江南水乡的婉约,更让人感 悟了大兴安岭的豪迈。 一位慕名而来的画家,正在画板前描摹。走近了看见,

画面上有诗写道:世外桃源岁月静,群山环绕水涟漪……



深秋访乌镇

马明德

雨丝飘洒意幽悠,茅盾柴桑岁月留。 柔橹篷舟黛漪起,古桥油伞辋图浮。 马兰菜嫩酬行客,三白酒香弥巷头。 风拂柳条情韵绕,江南胜景梦难休。

过魏氏庄园

蒙建华

故垒威严四面墙,悬河映媚百年光。 三堂冷淡滋苔绿,满院萧骚落叶黄。 画栋雕梁骄富贵,残碑古木悟沧桑。

承家未必声名赫,树德方能福寿昌。 济宁诗词文化学会周年誌庆 闫百川

雅韵清幽寄望秋,金风玉露唱枝头。 调匀襟抱三原色, 诗意人生乐燕游。

贺济宁诗词文化学会成立周年 徐长富

金风送爽桂飘香,圣地诗坛竞艳芳。 老骥挥毫敲雅韵,新兵舞墨弄华章。 擎旗定向鹏程远,把舵扬帆流水长。 且待来年春暖日,艺园秀色沐朝阳。

贺济宁诗词文化学会成立一周年

岁月如歌一整年,苦耕笔墨砚为田。 群中结友群中梦,屏里逢君屏里缘。 太白楼前吟雅句,运河舟上唱诗篇。 根伸沃土花枝茂,宋韵唐风有后传。

贺济宁诗词文化学会成立一周年 张 林

弥年桐树已枝荣,凤集鸾栖次第鸣。 几度蟾圆迎岁稔,一利意契共诗宏。 离离雅格昆山玉,猎猎高旌泗水情。 抚迹慷然冷红簇,愿言叶茂建安呈。

贺济宁诗词文化学会成立一周年 姬广良

菊桂香馨十月天,儒林芳苑聚高贤。 鲁风圣韵遗珠玉,俊彦文豪著巨篇。 结社启坛师友乐,赋诗唱和曲音传。 同心勠力拓思路,硕果累累永向前。

贺济宁诗词文化学会成立周年(通韵) 王兴龙

黄雀枝头唱上辰,河浆瓢取墨研深。 史书王璨筑高斗,签谱名卿见共频。

醉赏鲁风开锦卷,悦欣圣韵育灵琛。 前瞻旌帜一年至,徒步文田祝更新。

贺济宁诗词文化学会成立一周年 史月华

鲁风圣韵一周年,国粹弘扬捷报传。 妙笔生花歌盛世,诗词曲赋满华笺。

游秋寄语 黄希庆

岁至重阳一探秋,城郊湿地正堪讴。 山前柿熟柔疑滴,溪畔榴肥浆欲流。 墨莉撩酥骚客眼,丹枫燃爆古桥头。 湖田万顷凭鸥度,壮景连天任我游。

晚秋 张崇峰

秋深霜露重,木叶渐凋残。 雁字排空远,风声入暮寒。 幽怀思旧事,瘦影倚阑干。 岁月催颜老,愁心付笔端。

寒露吟怀 聂尚奎

露气凝珠瑟瑟风,林山夕照映丹红。 天高雁叫三声断,目阔江流万象融。

却看余晖穿绣陌,仍思月桂对苍穹。 萦怀遣兴频倾语,情荡诗心伴醉翁。

菊 韵 殷家鸿

风清露冷透篱笆,笑对严霜展九葩。 天物自然添雅趣,秋容独任正夭斜。 影怜佳处疏枝瘦,情觉淡中三径华。 夕照赏真消永昼,枯毫蘸酒醉流霞。

绿皮车上遇寒露 刘鹏

谁念秋风独自凉,绿皮车上慢时光。 眼前北往南来客,窗外东田西苑黄。 闹市红尘须放意,闲云野鹤但游翔。 心中若忘忧烦事,便是人间露华章。

重阳思归 刘夏明

登高遥怅望,菊酒润重阳。 霜染家山瘦,风欺鬓发苍。 佩萸怀故友,赋雁寄他乡。 暮霭炊烟起,归心雾杳茫。

残荷(新韵) 梁 静

见证繁花转寂寥,初心容易莫轻抛。

济宁日报社 济宁诗词文化学会 主办

眼前多少沾泥者,也自曾经出水高。

月下吟 王 义

月照风寒满地霜,桂花阶上影清凉。 客惊云雁追秋去,小院空留隐隐香。

颂秋(通韵) 高俊喜

远山青色日渐黄,片片枫叶染赤装。 更有篱菊吐芳艳,留存清雅溢轩房。

秋 荷 张君萍

暮秋逼退满池花,间带霜凄击节斜。 最是低头图一帧,俯升之间恣风华。